

爸爸的普洱茶

爸爸只喝普洱茶——這似乎是我唯一所能掌握的，有關於爸爸的喜好。

從小跟著爸爸上茶樓吃廣式點心，他總是點一壺普洱。新茶初沏，近乎烏黑的濃郁湯色，熱氣裊裊間浮動著陳舊的氣息，入口苦澀。當時年紀小，我便以為所有茶葉皆如此的不討喜，待長大了些，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茶葉，方知茶有上百種，始知何謂茶之甘美醇香。

原來，茶葉不只有普洱的陳與澀。

幼時不懂爸爸何以酷愛這種不討喜的茶葉，隨年歲漸長，我漸漸明白了普洱再澀，也澀不過爸爸的人生。

爸爸生於大陸的文革時代，我爺爺是廣州那帶的大地主，因文革之故，被紅衛兵批鬥死了，以致爸爸打出生就無接受教育的機會，他天真的齠年稚齒，都在鄉下幹著放牛羊的活兒。爸爸是么兒，長大後來到香港工作，在婚前都把錢寄回老家去給他那八個哥哥——是的，他有八個哥哥，我奶奶真的很會生男，生了九個都是男孩。

媽媽經常痛罵他那八個哥哥貪得無厭，認為他們利用親情，勒索著爸爸這個在當年的大陸人眼中「只要去了香港，就能拾得香港遍地黃金」的么弟；她也罵爸爸愚蠢，被他的那幫兄長利用了十幾年仍不知覺悟。而爸爸總是悶不吭聲，任憑媽媽怨聲載道。

在我十七歲那年，爸爸中風了。數年後，我在偶然間聽到大陸那些伯父打長途電話來，爸爸居然很生氣地罵他們：「你們知道我生病多久了？現在才想到要打電話來？」

那時我才知道，原來他對他的兄長們不是沒有怨懟的。

小時候，我不喜歡爸爸，除了因為他鎮日忙於工作及家務，導致我不常與他相處，我也瞧不起他是個文盲。同樣生於大陸、後來與已來港定居的爸爸結婚的媽媽，聲稱她是在文革結束後，村裡唯一有資格考大學的高中生——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的觀念下，父母有著如此高下立見的對比，使我敬畏媽媽超過爸爸太多、

太多，加上爸爸懼內，十足十的老婆奴，令我更加的輕視他。

儘管與爸爸關係疏離，可我忘不了在小學六年級，在那風和日麗的假日午後，爸爸領著我和弟妹去公園散步，我和他並肩長椅上，他突然跟我說了他的秘密。

原來，爸爸是從大陸非法入境來香港的，就是所謂的「偷渡客」。

記得當時我震驚萬分，不知作何回應，只知聽爸爸訴說他年輕時在大陸吃不飽，就游泳來香港了，從此安身立命。

那時我不明就裡，後來才在書上讀到了香港歷史：在 1976 至 1980 年間，港英政府實施「抵壘政策」，但凡逃過中港邊境執法人員的逮捕，又能順利抵達香港市區的偷渡客，都可獲得居留身分，反之，立即被遣返大陸。

以市區為壘包，只要偷渡客碰觸到了就不用出局。而港英政府卻因此加強邊境管制，以圖減少偷渡客進入市區的機會——這是一種以偷渡能力為準則的篩選嗎？

根據歷史數據，在 1979 以前的三十年間，約一百五十萬人成功偷渡來港並取得合法居留權，但失敗被遣返，以及於偷渡期間不幸死亡的人數，卻是數以千萬計。

有人在游泳時被鯊魚咬死，或因力氣不足而溺死；不會游泳的就抱著車胎漂浮，卻多是凍死在海上的下場；也有經陸路偷渡，在跳火車時摔死；更有沿著中港相通的水管爬行，卻拿捏不好大陸水庫放水的時間而淹死在水管裡——各式各樣的偷渡方法，加上還有出師未捷身先死於邊防的中共槍彈，也有在抵港後遭港英邊防軍開槍射殺的……這時代，造就了多少偷渡亡魂！

人之本能，皆求生不求死。在動盪不定的大時代，許許多多的關頭都是非生即死的，而人該何去何從？很多時候，人根本無從選擇。爸爸能從那麼凶險的情節中存活下來，除了擁有強健的體魄，堅定的意志更是不可或缺，餘下的，便是天不絕他的幸運了。

如今回想起來，我後悔當年沒追問爸爸更多關於偷渡的詳情，那全是最真實且最珍貴的第一手口述歷史資料，我之後僅能從閱讀的史料中，把爸爸的面目與之相互重疊，卻不免為爸爸所遭受過的苦難心酸不已，我簡直無法想像爸爸是如何在洶湧莫測的大海上，熬過了至少十小時的泳程——我也慶幸，當年沒多口追問那些也許是他不堪回首的厄難。

爸爸未曾提及九死一生的偷渡經過，末了，只叮囑我：「別告訴弟弟妹妹啊。」

當時是九零年代，香港仍不時發生遣返偷渡客的新聞，而香港社會對於這些偷渡客，普遍予以歧視。

我再不識事，也懂爸爸揹負著過去是偷渡客的感受，加上我是在大陸出生後，被媽媽抱去香港與爸爸團聚的小孩，所以從小就被同學嘲笑我是大陸出生的「大陸妹」，就連我弟弟也會加入嘲笑的行列，我不管在家或在校都飽受歧視，故此更能體會爸爸不願聲張的心思——哪怕是自己的親生兒女，他也顧忌著他們的眼光。

忘不了爸爸走過那麼艱辛的人生道路，我也忘不了在小學四年級，他攜我回了大陸的故鄉一趟。父女倆折騰了半天才過了中港海關，一路顛簸至廣州的一處鄉村。我們一下車，一群孩子圍了過來，爸爸說：「妳看，他們都沒有鞋子穿。」

當真是個個赤足，我嚇一跳，同時意會到爸爸在隱示我在香港有多幸福。

隨後，爸爸帶我去見他的兄長們，那些，在媽媽口中全是吸血鬼般的人物。

不若在香港總是沉默寡言的面孔，爸爸逢人就神采飛揚地介紹我是他的長女，那股歡喜勁頭，彷彿我做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，值得叫他驕傲有我這個女兒。

那回，我在廣州過了很是原始的鄉下生活，看著幾家伯父過著砍柴生火、井裡吊水的日子。在鄉下的頭一晚，我因舟車勞頓之苦，草草洗了澡就睡下了，到了第二天，我頭癢得受不了，爸爸卻不好意思驚動伯父家人燒水，就在井邊打水，幫我用井水洗頭，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冷水澆頭是多麼的刺痛。

雖然那裡欠缺便利的生活設備，但房子倒是寬敞舒適得很。伯父們連續殺雞宰鴨的招呼著，皆說鄉下好幾棟房子全靠爸爸出錢給他們八兄弟蓋的。

如今想來，爸爸的血汗非但養育了他在香港的下一代，更潤澤了他故鄉親人們的生活。他耗盡半生，努力把他所有的血親都關照好了，縱然不識字，又能代表什麼呢？絲毫不減他偉大的付出。

記得十來歲時，我首次聽聞「女人總會挑選像自己爸爸的男人當丈夫」這種論調，我當下嗤之以鼻，心忖：我怎會愛上像爸爸這樣沒用的男人？

長大成人後，卻發覺我所欣賞的男性類型，根本就是爸爸的翻版——

老實靦腆，剛毅木訥。

人都是後知後覺的。

那僅僅五天的返鄉之旅，爸爸每天帶我走他從前走過的路，他還帶我走到山上

去。山路崎嶇而漫長，遍地與人齊高的芒草，爸爸牽著我的手前進，卻仍然寸步難行。後來，爸爸揩起了頻頻喊著腳痛的我，那時我已經開始發育了，貼在爸爸背上，說不出的難為情，可當時真是沒辦法了。

夜裡，在絕無光害的鄉村地方，耀目的星光像被粉碎了的金銀灑滿整片夜空，浩瀚無垠一如汪洋，又有宛如小路的曲折輪廓，這是我頭一回見識到銀河的真貌，只覺跟童話一樣的夢幻，絢爛得失真。多年後，當我來到花蓮這個也是在夜裡一抬頭便見滿天繁星的地方唸書，卻從不見昔年在廣州所目睹的星羅棋布。

長大了，才懂了生命中所把握過的種種美好，全都敵不過時間的洗禮，一切的一切，終成不可復得的回憶。

恰如這趟畢生難忘的回鄉之路，恰似我與爸爸這般屈指可數的親密相伴。

二十一歲那年，我剛從專科學校畢業，出社會工作才第一個月，繁重的工作壓得我甫回家就立即沾枕。有一晚，爸爸拍醒了我，他哭著搥打自己因中風而行動不便的另一邊身體，罵自己沒用，說他如果有錢的話，他會在外頭租房子給我住，讓我不必在家受委屈。

爸爸生病以前，都把薪水全數交予媽媽打理家用，眼下他生病了，也沒工作了，自然身無分文，無力助我解脫困頓。

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見爸爸哭泣，也是首次明確地感受到父愛的存在。

陳年往事，比普洱苦澀得多。

其後離家，多年來午夜夢迴，我極少夢見爸爸。有一回，我夢到爸爸拿草莓口味的 **POCKY** 和香港獨有的維他檸檬茶給我，並細心地為我插好吸管，然後打開便當盒吃了一口蛋糕。我問他今天什麼日子？他說是他的生日，表情靦腆。

我吃了大驚，爸爸從不慶生的。往昔，他身在那樣是非混淆的年代，幸而大時代的巨輪並未輾碎他這條人命，卻早把他的生辰輾了個稀巴爛，教他永遠不曉得自己的真實歲數。

想想那片吞噬了多少偷渡亡魂的血腥大海，在人命賤如糞土的時代，一個人的生辰又算得了什麼？

夢裡，我極其努力地回顧爸爸的人生，夢醒方知南柯。

我呆坐床上，夢中錯亂而荒謬的場景令我失笑。儘管我爺爺死於中共之手，爸

爸也自幼吃盡了苦頭，更拚了命的逃離大陸，可當他帶我去北京旅遊，看見天安門竟激動得熱淚盈眶，連呼：「毛主席萬歲！我這生無憾了！」可見他是被中共洗腦的典型人物，更常言台灣是反共基地，他絕不踏足台灣。然而，他卻在我夢裡拎著台灣特有的紙製便當盒吃蛋糕。

憶起出走之初，爸爸曾叫妹妹給我帶來他做的雞腿便當，當時我住在狹小的套房，下班後總是疲乏無比，還得跟妹妹約定拿便當的時間，只覺累贅不已。

可是當我咀嚼著爸爸所料理的這片心意，終究吃出了滿心奈何的酸楚。

我曾對朋友訴說：「他的愛對我而言是負擔，太沉重、太辛苦了，我寧可不要。」一語成讖。

在我即將而立之際，毅然放棄香港的一切來台就學。

恍若宿命，我重蹈著爸爸過去的心路，與他一樣選擇了孤注一擲，逃離中共管治，遠走他鄉，尋求自己所認為是對的出路——

我們同念，卻是殊途。

有朋友擅於研究姓名命理，道我姓氏帶刀又屬鼠，然老鼠畏刀，此生注定與父親無緣。得此說法，我似乎有了理據，彷彿所有事情都能歸咎於命不由人。

與爸爸離散多年，我不常思念他，卻於一次乘坐公車時，有位行動相當遲緩的老人家上車，他一手提著重物，一手握著一顆咬過的蘋果，其質樸形貌像極了爸爸，我驀地悲從中來，咬緊牙關，低頭痛哭。

割捨、割捨，原來割下了，也未必能捨得。

在我第一次接受局部麻醉的手術時，尚未發揮藥效，醫師便動刀了，我卻不出聲制止，默默忍耐刀割皮肉的劇痛，除了害怕影響醫師操刀，也不好意思貿然唐突他。

這時，爸爸那張總是寧可獨吞所有疙瘩與苦處，也要周全別人的面孔浮上我心頭。

後來，當我開始習慣在高興時品嚐普洱，我才終於懂了爸爸品味普洱的心情。

在一口美點、一口苦澀之間，不僅能彰顯出點心的好滋味，當一飽口福後喝一口普洱，更無疑是解膩的上品。

況且，初沏的普洱雖澀難入喉，但當沏過兩遍，濃茶轉淡，至終清如白水。

茶如人生，甘苦終將隨時光轉化成另一番光景。

唯有爸爸這壺普洱茶，依舊在我心中散發著它濃郁而陳舊的苦澀。